

清河居民盼“河清”



地点：海淀清河

乡言：

不管什么哈佛不哈佛的，只要早点开张让大伙儿能去看病就念佛了。
——邻居一位大妈

本报记者 饶沛

第 16 期



1月4日，清河附近一处河道的排水口，大量污水流进河道。本报记者 杨杰 摄

搬到海淀清河，算来已有6年了。作为一个生在北京、长在北京的人，初到清河时感觉很奇怪，这里繁华而慌乱，就像是一个大集市。

这些年，清河人充分感受到了清河的变与不变。

门前道路改造变宽了

前几年，我家小区门前的那条马路是个练车的好地方，因为你在驾校的时候，师傅们根本不会教你怎么在一条仅有一车宽的道路上会车，周围还有无数的行人乱窜。

菜摊儿就在路边，摆放的位置仿佛经过计算，你只能紧贴着它们才能蹭过去，摇下车窗，就可以从菜摊上抄起两根黄瓜或者一个西红柿。

如今这条马路改造了，比以前宽了，但距离我们小区更近了。由于家人不愿忍受汽车的噪音，我在临街的窗户安装了隔音窗，虽然一千多元一平方米，不过也真好使，楼下的汽车按喇叭，跟蚊子叫似的。

但我还是怀念夏日里开着窗户凉风习习，听着小贩吆喝声的夜晚。

希望清河名副其实

说了变化，这些年不变的就是清河的臭。

人潮汹涌的清河桥下，滔滔污水毫无遮挡地直排入清河，臭气冲天。每次开车路过此处，我都得赶紧摇上车窗，走路的话只能掩鼻紧跑几步了。

听住在附近的人说，这清河一直就是京北的“龙须沟”，好在以前北京雨水充沛，倒也不显得很臭。后来上游来水渐渐少了，清河就变得越来越臭。

清河污水处理厂刚建好的那两年，清河也清过一阵，可没过两年，随着附近一个又一个居住小区拔地而起，这清河又臭得不行了。原因说是污水来量已超过污水厂的处理能力，多余的污水只能直排入河。

事实上，附近不少居民是被开发商的广告吸引来这里买房的。

广告上，这里河水潺潺，绿草如茵，不知还有多少人梦想过傍晚和家人在河道旁散步，在凉亭里歇息。但入住后才发现被骗，但也不能说广告骗了他们，毕竟广告放不出味道来。也有要买房的人实地踏访，被清河的臭水惊着了，不过售楼小姐轻语安慰道：很快就会治理好。

北京市水务局表示，要在今年春天开始在清河投放除臭剂，新的污水处理设施也有望在今年投入使用。

这里的居民有了新的期盼，希望清河能有一河清水。

数十万人盼三甲医院

每个人都希望在离家不太远又不太近的地方有一家大医院。清河数十万人口，却没有“三甲”医院，但清河有两家全国知名的“医疗机构”。

一家是999急救中心。有一次我划破了一个口子，不深却有七八厘米长，想去999急救中心找医生处理。

在急救中心门口，看着救护车呼啸着进出，门口还有一辆破中巴改造的24小时寿衣店，以及一群群低语的人们。我忽然觉得伤口不疼了，到家门口的药店买点红药水了事。

另一家是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。每次路过看着那几栋灰楼，心里总会有些不舒服。

眼瞅着两大“医疗机构”，都不是很随便能用得上的。药店和民营小医院就如雨后春笋般在清河多了起来，但我和邻居们还是盼着能有一家三甲医院。

新清河医院建了好几年，大楼挺漂亮，现在还没开张。我特意问了知情人，说是这医院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国内医疗机构合作，大家某些理念谈不拢。

邻居一位大妈说，不管什么哈佛不哈佛的，只要早点开张让大伙儿能去看病就念佛了。

老家父亲变“潮人”



地点：山东五莲

乡言：

网吧顶峰时候，视频开始流行，看到电脑那头“活生生”的人，人们兴奋了好一阵，见网友也流行起来。

——开网吧的父亲

本报记者 仲玉维

第 17 期



过年期间，父亲在县城开的网吧顾客更少了。 本报记者 仲玉维 摄

今年，父亲55岁了，他一手经营的“网吧”，也迎来了11岁的生日。

2001年，我考上大学那年，父亲开了“网吧”，还用上了QQ。

大学宿舍的姐妹们听说之后，纷纷加父亲为好友。那个年代，上网于年轻人，还是件很潮的事，何况是长辈。

11年间，父亲由壮年步入老年。他的网吧经历了兴起与衰落。

开网吧父亲上火掉牙

戴着老花镜、低着头、食指小心翼翼地摁着键盘，时不时还得抬头看看显示器。

这是父亲打字姿势，虽然敲字很慢，却少有错别字。

2001年，“电脑要从娃娃抓起”、“21世纪不懂电脑的人将是文盲”，类似广告语的口号充斥在人们头脑中。那时“上网”还叫“冲浪”。父亲到周边城市考察、打探网吧前景、筹集资金……

父亲做了个决定：开网吧。

他从青岛买来14台台式电脑，机器配置128内存，CPU还不到1G，网线是电话线，到机房上网，都需要套上鞋套。

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

父亲，还面临一个严峻考验：不懂英文和电脑术语，“鼠标都不敢乱动；主机也不敢拆。”他回忆说，开机、关机，网上邻居如何使用，他都得用笔记本记下每一个步骤。

当时还有人偷CPU，“丢一个得800块，你妈都偷着哭。”父亲说。

旁边的母亲插话：“你爸上火，还掉了一颗牙，现在想想挺可笑的。”

县城网吧的兴与衰

2006年，父亲的“世香网吧”达到中等规模，拥有48台电脑。五莲县城里的网吧也达到38家，每小时上网费用在2-3元，上网出现排队的景观。

“顶峰”的时候，视频开始流行，看到电脑那头“活生生”的人，人们兴奋了好一阵；见“网友”也流行起来了；考上大学的来网吧查分的多了。”父亲每每说到这里，都会兴高采烈。他感叹，从这个网吧里走出的大学生工作后，组织聚会时成群结队看看他这个“老头”，让他感到欣慰。

“世香网吧”的生意从2008年后暗淡下来，随着私人电脑、笔记本开始普及，网吧收费即便是1元每小时，都鲜有人光顾。

今年过年回老家，父

亲的网吧只剩下了十几台电脑。

父亲也承认“网吧”这个行业已脱掉了当初的光鲜，逐步走向夕阳。

父亲微博很“给力”

虽然网吧衰落了，但父亲越来越自信了。

父亲一直用着QQ，我在北京工作，与父亲相隔近700公里，但我们的距离很近。

他常会来电话或是短信，说到有篇文章不错，我给你QQ发离线了。

去年十一国庆节，我和妹妹偶然发现父亲竟然也开了微博，还是个“微博控”。

“@牵挂中”，是父亲微博名字，也是我的粉丝。

“上次看你的稿子@仲玉维”的稿子，有个地名错了，想打电话更正，没想到过了几天更正了。那个东北的地名，我去过。早知道有奖，我给你们报社打电话@新京报”。我看了看这条微博的日期，没错，有那么一回事。我对自己说，以后认真写稿，不再马虎。

仔细看了父亲的微博，“给力”、“无语”这些网络流行词，也被他用得淋漓尽致。

我想，这些都应该感谢网吧、网络。